

全藝余

唐圃山

詩撰詩

說餘話



全唐詩說

王世貞著

中華書局

全唐詩說

明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氣使之也。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中宗宴羣臣。伯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宇。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薛稷云。宗伯秩體天地開。長甯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爲子輒求郎。閻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人。

明皇藻鑑。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景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曹劉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盧駱王楊。號稱四傑。遺詞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尙宗漢魏。寶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壓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合排蕩。然

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贈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開收容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榮平生也。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俚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間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班。歌行覺自陡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勳王勣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爲談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爲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語閒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卻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鬪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卻。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嘆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麟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開維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裏貶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賸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嘗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竝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偷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開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太白古樂府。窈窕恂恂。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

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適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
起一服，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
互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
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元黃，取其神健。孟造思極苦，旣成，乃得超然之致。皮
生攝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順花宮仙梵物，在入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帽計日之句。孟浩然縣城南西之
篇，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卻是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老恨，屢不爲極言之，似非忠告。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已才發之，尙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
本來面目耳。

謝氏排之始也。陳及初唐排之盛也。盛唐排之極也。六朝不盡排，乃不自然。盛唐排殊自然，未可以時代

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遠公道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昔日遠公道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主維李。顧岑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風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裴綸于陳隋也。許主大歷。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超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爲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開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

昆明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太白集中有極二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開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

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僉語，不得勝摩詰。所喜摩詰也，予嘗言恐足下不喜摩詰耳。喜摩詰，又焉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能洗眼靜坐，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擇去。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疏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歎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

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鶯雛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噉曰。閭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敝饑荒。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繫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怨讒而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噉。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竝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杜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耳。此

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韋左司今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遺。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尙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完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安。固其所長。極有完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慎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嘔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知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有谷高人。周遲夜夜月。爲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人集中。楊用修嘗爲青冢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爲用修得意語。可笑。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又白時時誦李願涓水自清澀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釘鉸。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錫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間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鵲。劉用字謹嚴。乃爾。然其管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疎。孫。呼闌反。此何謂也。款頭詩。目連變破船衛子。如廁失貓。白日見鬼。固是謔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烏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并州。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言。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真不減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爲瘦馬兀殘夢。愈墜惡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日。作把君詩過日。愁對寒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開幙。作娟娟戲蝶過開幙。曾閃朱旗北斗閒。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祇緣貧病人須藥。作不知貧病關何事。握節漢臣迴。作禿節漢臣迴。新炊聞黃梁。作新炊聞黃梁。又麗人行珠壓腰。祇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鐙銀。皆泓渟有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闕天閤。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姜若爲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寶妓女唱高達夫開簾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白居易會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元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送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輒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荆歡同株此語大瞶大瞶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鄰語如衰鬢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恆持滿尋源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者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爲還徐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爲

杜紫微陪驛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費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下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餽飭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趣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樹自比優伶關節倖瑞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尙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爲名利之駒途詩道曰卑甯非其故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寬裳之製。萬不得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元珠斬蛇。并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而日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

遼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輒輒兮。毋使龍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昆。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泉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爲阿房赤壁累故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排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觀閭既多。受侮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怪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邕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譏四皓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孔明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略相等。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皆作山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喚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極其妙而已。其篇法固緊。中間增一字不得。著一意不得。一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字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子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重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重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殿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顛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